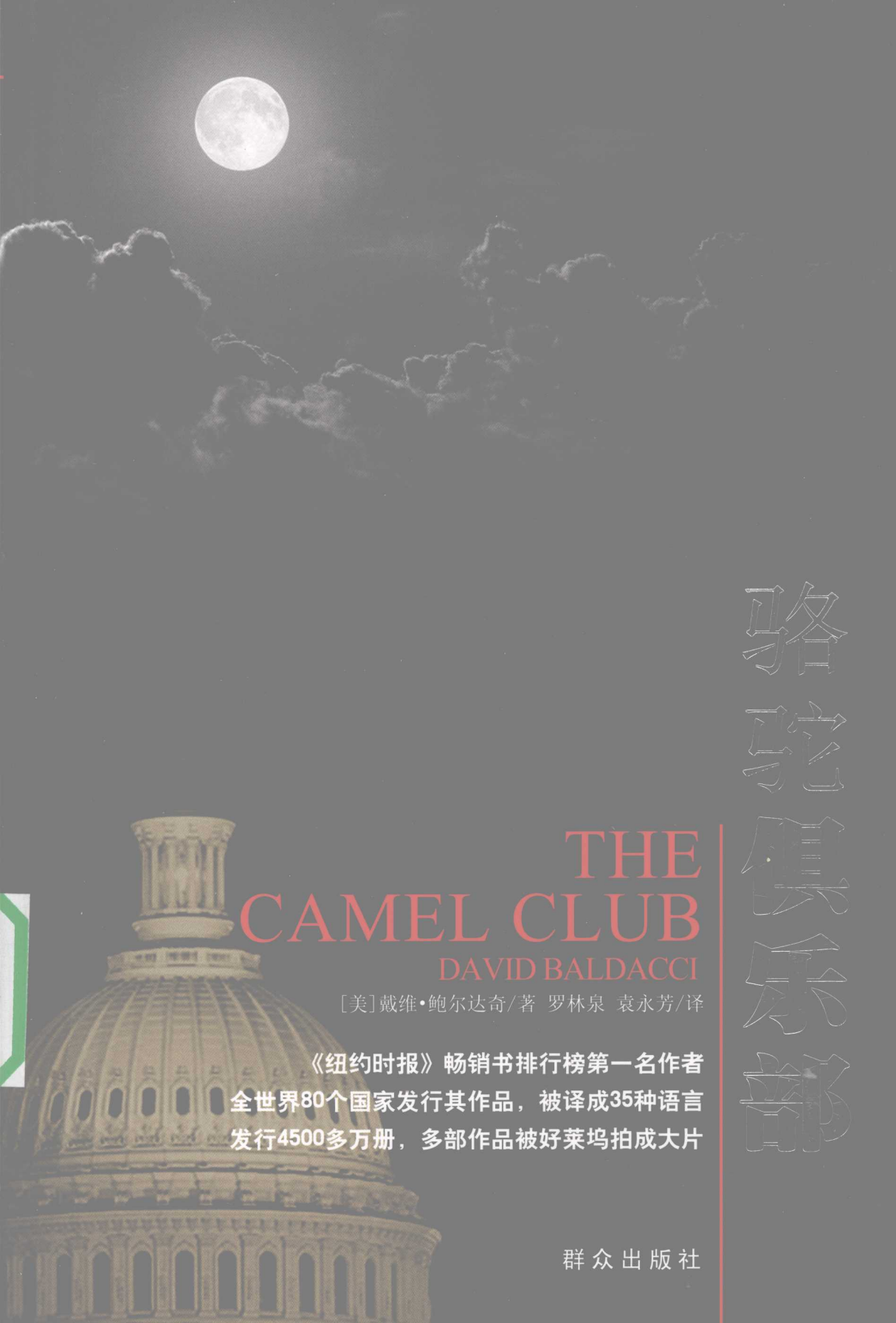




骆驼俱乐部

THE
CAMEL CLUB

DAVID BALDACCI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罗林泉 袁永芳/译

《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作者
全世界80个国家发行其作品，被译成35种语言
发行4500多万册，多部作品被好莱坞拍成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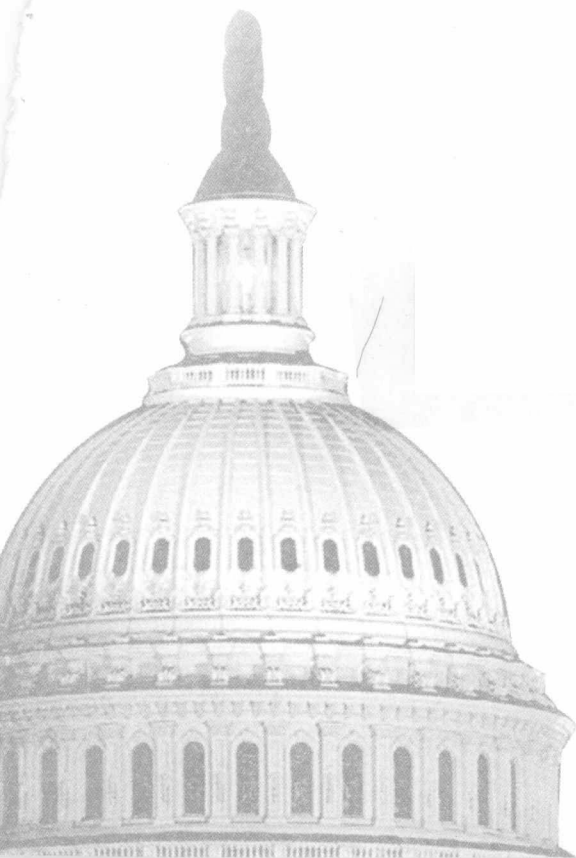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THE CAMEL CLUB

DAVID BALDACCI

[美]戴维·鲍尔达奇/著
罗林泉 袁永芳/译

骆驼俱乐部



群众出版社

图字：01 - 2007 - 369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骆驼俱乐部 / (美) 鲍尔达奇著; 罗林泉, 袁永芳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14-4321-5

I. 骆… II. ①鲍…②罗…③袁… III. 侦探小说-美国-
现代 IV.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0715 号

The Camel Club by David Baldacci

Copyright© 2005 by Columbus Rose,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er - Asia Book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QUN - ZHO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骆驼俱乐部

著 者: [美] 戴维·鲍尔达奇

译 者: 罗林泉 袁永芳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张子建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388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21-5 / I · 1773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引子

雪佛兰越野车在弗吉尼亚乡间夜色笼罩下的公路上疾驶，四周静谧无声。四十一岁的阿德南·阿尔利姆紧握方向盘，身体前弓，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曲折蜿蜒的公路。鹿群常在这一路段穿行，阿德南可不希望看到血淋淋的鹿角划穿挡风玻璃。说真的，频繁遇袭已令阿德南厌倦。他从方向盘上抬起一只戴手套的手，摸了摸外衣下枪套里的手枪；对于阿德南而言，武器不仅仅是一种安慰，更是一件必备品。

忽闻头顶上方传来的声音，阿德南朝车窗外望去。

后排座位上坐着两个人。意兴阑珊、对着手机用波斯语讲话的叫莫哈默德·阿尔扎瓦锡利，是个伊朗人，9·11恐怖袭击后不久才来到美国。他旁边是个阿富汗人，名叫古·科汗，刚到美国几个月。科汗身材高大魁梧，剃着光头。他身穿一件猎人迷彩服，这会儿正在用十个灵巧的手指检查自己的机枪。他咔嚓一下把弹匣装回去，将发射开关设定在每次两颗子弹上。几滴雨点落在车窗上，科汗无精打采地看着雨滴滑落。

“这里的乡村景色不错，”科汗用普什图语（注释：阿富汗之主要语言）说，莫哈默德也会说这种方言，但阿德南几乎一窍不通。“我们国家到处是废弃的苏联坦克，农民们就在周围耕种。”他停顿一下，接着补充道，“现在又添了一些报废的美国坦克。”说这句话时，他脸上流露出一种极为满足的神情。

阿德南不时地看一眼后视镜。他可不喜欢一个手持机关枪的人坐在自己身后，不管他是不是自己的穆斯林同胞。他也不十分信任伊朗人。阿德南虽然出生在沙特阿拉伯，但从小就移民去了伊拉克。在那场可怕的两伊战争中，他虽为伊拉克而战，但却对伊拉克恨之入骨。论民族，莫哈默德·阿尔扎瓦锡利是波斯人，而不像阿尔利姆是阿拉伯人。他们之间的这一差异也是导致阿尔利姆不信任他的原因之一。

莫哈默德打完电话，擦去一只美国产牛仔靴上的泥点，看一眼手腕上那块贵重手表上的时间，然后身体向后靠去，微笑着点燃一根香烟。他用波斯语说了句什么逗得科汗哈哈大笑。这个大块头阿富汗人嘴里有一股浓烈的洋葱味。

阿德南握紧方向盘。他一向做事认真，看不惯伊朗人对待严肃事情时一副掉以轻心、满不在乎的态度。过了几秒钟，阿德南又朝车窗外看了一眼。

显然，莫哈默德也听到了动静。他把车窗摇下来，探出脑袋，朝乌云密布的天空望去。看到头顶上方闪烁不停的红灯，他冲阿德南大吼一声。阿德南点点头，猛踩油门；后座上的两个人匆忙系上安全带。

雪佛兰在蜿蜒曲折的乡间公路上疾驰，每遇弯道，车身急剧倾斜，后座上的人不得不十指

紧扣拉手。然而，在这么一条蜿蜒崎岖的小道上，即使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汽车也跑不过直升机。

莫哈默德再次用波斯语命令阿德南把车停到树下去等待，看直升机是否会继续前行。他继续用波斯语说：“出车祸了吧，阿德南？或许是撤运伤员的医用直升机？”

阿德南耸耸肩。他的波斯语说得不好，总是捕捉不到其中那些细微的差别。然而，不是语言学家不见得体会不到同伴语气中的焦虑。阿德南把车开到一片树下，三个人一起下车，蹲在车旁。科汗把机枪指向天空，阿德南也悄悄掏出手枪。莫哈默德则攥着手机，紧张地观察头顶上方。少顷，直升机似已飞走，但突然一束探照灯光透过树冠直射在他们身上。

莫哈默德接下来说的一句话是英语，“糟糕！”他冲阿德南点点头，示意他去摸清情况。

阿德南弓身跑到树丛边，小心翼翼地举目察看，只见直升机在头顶上方六十英尺处盘旋。阿德南回到同伴身边，把所见情形报告给他们。

“他们也许是在寻找降落点。”他补充一句。

“咱们车上有火箭发射器，对吧？”莫哈默德问，声音有些颤抖。他过去一直充当此类行动的策划，而不是在实地实施谋杀的步兵——步兵是去送命的。

阿德南摇摇头。“我们事先并没想到今晚会上用这东西。”

“糟糕，”莫哈默德又说了一遍。“听，”他嘘声说道，“我想他们在着陆。”直升机螺旋桨的涡流把树冠吹得摇晃起来。

阿德南对同伴们点点头。“直升机上只有两个人，而我们却是三个，”他语气坚定地说，眼睛盯着自己的头儿。“把你的枪拿出来，莫哈默德，准备派用场。咱们可不能悄悄溜走，咱们得捎带上几个美国佬。”

“你这傻瓜，”莫哈默德猛然打断他。“你以为他们还没有叫援兵？他们只是把我们困在这里，等待增援。”

“我们的假证件齐全，”阿德南反驳道。“都是花大价钱买来的。”

伊朗人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疯子。“我们几个可是置身于弗吉尼亚养猪农民中间的阿拉伯武装人员。他们只要提取我的指纹，就会立即查出我的真实身份。我们中了圈套，”他又嘘声补充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阿德南指着莫哈默德的手。“或许是你的手机惹的祸。他们能追踪这种东西，我以前就警告过你。”

“这是真主的旨意。”古·科汗说着，将手中机关枪的火力选择开关拨到全自动位置，显然是在遵从真主之意愿。

莫哈默德难以置信地盯着他。“如果就此罢休，我们的计划就会泡汤。你以为这是真主的意愿吗？是不是！”他稍作停顿，慢慢吸一口长气。“我要你们两个照我说的去做。你们必须听我的！”他用颤抖的手指指着晃动的树冠，语气坚决地说，“我要你们俩在我逃离的时候把他们引开。穿过这片树林往西半英里还有一条路。我会给马文打电话让他开另一辆车到那儿接我。但是，你们必须拖住他们，务必照我说的做！”

阿德南看着自己的指挥，脸色阴沉。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得出，要是自己的母语中有与英语

中“卑鄙小人”相对应的字眼，他肯定用在了这个家伙身上。

“快去，把他们引开，是你们为事业献身的时候了。”莫哈默德边喊边抽身逃跑。

“如果你逃跑而让我们送死，那就把你的枪给我。”阿德南语气尖刻地说，“反正你用不着了。”

伊朗人拔出枪，扔给阿德南。

身材魁梧的科汗转身面向直升机，笑了。“你看我这个计划如何，阿德南？”他扭头说，“不等直升机降落就对其尾翼上的螺旋桨开火，一触及地面机架就会像树枝一样折断，我们那会儿用这一招对付美国人很灵。”

子弹击中科汗的后颈，如同折断树枝一般打断了他的脊椎，大块头阿富汗人一命呜呼，真是讽刺。

阿德南把枪从第一个受害人身上移开，转而对准莫哈默德。目睹这一背叛行径，莫哈默德发足狂奔。遗憾的是，他原本就跑不快，加之他偏爱的牛仔靴不适合奔跑，他被一根朽木桩绊倒，阿德南追上了他。

莫哈默德抬起头，看着自己的同事，而对准他的正是自己那把枪。他先用波斯语肆口谩骂，紧接着用结结巴巴的阿拉伯语苦苦哀求，最后改用英语。“阿德南，求你了。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我？”

阿德南用阿拉伯语回答：“你说你贩毒是为我们的计划筹措资金。可是，你并没有把钱用在伊斯兰事业上，反而却花了不少时间购买你那双价钱不菲的牛仔靴和昂贵珠宝，莫哈默德。你误入歧途，已经变成了美国人。但这并非我要杀你的理由。”

“那是为什么？告诉我！”伊朗人高声喊道。

“为更伟大的事业献身的应该不是你。”阿德南说着，脸上虽无笑意，但目中的得意之情表露无遗。他对准伊朗人的左太阳穴开了一枪，伊朗人当场毙命，口中再也发不出用任何语言所表达的哀求声。阿德南抓起莫哈默德的手握住手枪，然后松开。他迅速退回到空地上，直升机早已降落，一扇客舱门正在打开。阿德南对他的同伴们撒了谎，这架直升机其实是四人座的。从直升机上下来两个人，抬着什么东西。他们是西部人，相貌冷峻。阿德南带领他们回到莫哈默德尸体旁，中途止步从雪佛兰越野车里取来一支手枪。

这两个人抬着的东西是尸体袋。他们拉开拉链，袋子里是一个男人，相貌酷似阿德南，穿戴也和他一模一样。这个人虽已不省人事，却仍然有呼吸。他们让他靠在伊朗人尸体旁边的一棵树上。阿德南把自己的钱包递给其中一人，那人把钱包放入昏迷不醒的男人上衣口袋里。随后，另一个人接过阿德南手里的枪，抓起莫哈默德的双手握住枪对准毫无知觉的人，将一粒子弹射入其头部，此人的半边脸即刻被削去。短短几秒钟，活人已成死人。阿德南从事此类勾当可谓行家里手，但干上这一行绝非出于己愿。除去疯子，谁会选择这种职业？

一分钟后，阿德南和另外那两个人朝直升机跑去，刚一登机，直升机立即起飞升空。直升机侧面及机尾均无空军标记，机上无一人着军服。阿德南在后座入座，系上安全带，机上其他人几乎没看他，他们似乎在努力忘却他的存在。

阿德南把死去的伙伴们抛置脑后，思绪飘向远方那项有待他去完成的更加光荣的使命。一

且成功，他们将威震四方，他们的名字将世代传颂。现在，阿德南·阿尔利姆已正式死亡，然而，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

直升机朝北飞往宾夕法尼亚西部一个名为布伦南的小城。一分钟后，弗吉尼亚乡间的天空重新沉寂下来，空中飘起绵绵细雨，渐渐会将所有血迹冲刷得荡然无存。

第一章

他拼命奔跑，子弹在身边飞舞，嵌入周围的物体。他看不见射击者，而自己又没有武器还击。身旁的女人是他妻子，妻子身边的小女孩是他们的女儿。一颗子弹划破妻子的手腕，随即他听见她一声尖叫。接着，第二颗子弹将她击中，妻子的眼睛微微睁大。瞳孔瞬间放大昭示着死亡，这一过程发展之神速，人的大脑甚至来不及作出反应。妻子倒下时，他冲到小女儿身边去保护她，可是，当他伸出手去抓她时，却抓空了。他的手总是够不着她。

他悚然一惊，从床上坐起来。汗水沿双颊滚落，渗入浓密的长胡须。他从瓶子里倒出一点水浇在脸上，让清凉的水滴冲走挥之不去的噩梦所带来的撕心裂肺的痛苦。

起床时，他的腿碰到他存放在那儿的旧盒子。踟蹰片刻，他打开盒盖。盒子里面放着一本破旧的影集，他一张张翻看着仅有的几张妻子生前的照片。然后，他又翻看女儿的照片；都是女儿婴儿时期和她蹒跚学步时拍的。出事后，他就再也没有女儿的照片了。要是能让他看看女儿出落成大家闺秀的模样，哪怕只看一眼，他宁愿舍弃自己的性命。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他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他环顾这间陈设简陋的小屋。正对着他的是几个布满灰尘的书架，上面塞满了各类图书。宽大的窗户俯瞰黑茫茫的大地，窗户边上是一张旧书桌，上面堆放着遍布他手迹的日记本。主要取暖设备是一个被烟熏黑了的石砌壁炉，一间小厨房能让他准备简单的膳食，加上一间小小的浴室，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他看看表，从床边摇摇晃晃的木制床头柜上拿起一副望远镜，抓起书桌上一只已磨损的帆布背包。他把望远镜和几本日记本塞进背包，出了门。

陈旧的墓碑在眼前隐约可辨，月光洒在遭受风雨侵蚀、长满苔藓的石碑上。他跨出前门廊，踏上草地，清新的空气虽能驱散噩梦带来的剧烈头痛，却无法治愈他内心的痛楚。好在今晚他能抽空去一个地方，这让他颇感欣慰。只要有多余的时间，他一定会去那儿。

他穿过锻铁大门，门上的涡卷装饰表明这里是锡安山公墓。该公墓位于华盛顿特区西北部，归附近的锡安山循道宗联教会管辖。锡安山循道宗联教会是本市最古老的黑人教会，于1816年由一群不愿在一所被隔离开来的大房子里举行宗教仪式的人士组建，这些人认为种族隔

离有悖圣经所倡导的平等思想。这块占地三英亩的墓地还因在南北战争中为那些逃离南方奔赴北方寻求自由的奴隶提供庇护而成为地铁沿线一个重要站点。

墓地一侧是气势恢宏的敦巴顿大楼，这里是美国殖民地妇女国家协会总部所在地，另一侧是一幢低层砖造住宅楼。几十年来这块具有历史意义的墓地疏于管理，碑倾墓陷，荒凉污秽。后来教会用栅栏将墓地围起来，还搭建起一个供守墓人居住的小屋。

橡树山公墓近在咫尺，论面积和知名度都比锡安山公墓大得多，这里是许多名人最后的安息之地。然而，奥利弗更喜欢锡安山公墓，因为这里曾经是通向自由的大门，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几年前，他在锡安山公墓谋到这份守墓人的差事，他很看重这份工作。每天把墓区和每处墓址打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份工作带给他的.小屋使他很久以来才第一次有了个真正的家。教会用现金支付他的工资，免去了填写表格、签字等繁文缛节。尽管如此，他的收入仍不足以支付所得税。实际上，他挣的钱只够勉强维持生计。但这仍然是他所谋得的最好的一份工作。

他向南走上二十七街，搭乘地铁，很快在离他所谓的“第二个家”一个多街区远的地方下车。他走过那顶至少从技术上而言属于他的小帐篷，从帆布背包里取出望远镜，躲进一棵树的暗影中，用望远镜观察街对面那幢建筑物。望远镜是政府颁发给他的，为国尽忠曾令他引以为豪，但后来他对国家领导人彻底失望。几十年来，他没有用过自己的真名。长期以来，人们都知道他叫奥利弗·斯通，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的理由只能解释为一种挑衅顽劣行为。

他非常认同那位目中无人的电影导演所拍摄的传奇影片，这部影片对“官方”所谓的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提出质疑。一个历史事件一经官方解释往往会失去其真实性而变成虚构的故事。给自己取一个与该片导演相同的名字似乎恰如其分，因为这位奥利弗·斯通也对“真正的”事实感兴趣。

他用望远镜继续观察街对面那座大厦里进进出出的车辆及人，这一切一直令他着迷。之后，斯通进入小帐篷，就着一只旧电筒将所观察到的内容仔细记录在帆布包里的一本日记本上。他有许多类似日记本，一些放在墓地的小屋里，而更多的则存放在另外一个秘密地点。帐篷里一本也没有，他知道这里定期受到搜查。他一直把官方许可证放在钱包里，这张许可证不仅允许他在此搭起这顶帐篷，而且赋予他在街对面那座大厦前进行抗议示威的权利，他非常看重这个权利。

从帐篷里出来，斯通端详那些哨兵。他们手持机关枪，枪套里插着半自动手枪，偶尔对着对讲机说两句。哨兵都认识他，待他礼貌却不失谨慎，人们对待那些可能会突然与自己反目的人都是这种态度。让斯通对这些哨兵表示尊敬实属不易。人们对手持机关枪的人总是很恭敬。奥利弗·斯通虽不完全随大流，但也不至于不明事理。

他的目光与其中一个哨兵相遇，对方叫道：“嗨，斯通，听说胖墩儿给推过来了，快把他传出去。”

闻此言，其他哨兵大笑起来，就连斯通也咧嘴笑了。“注意到了。”他答道。他曾亲眼目睹这名哨兵对距离他站立的地方几英尺远的一个人开枪，将其击倒。说句公道话，哨兵之所以开

枪是因为那家伙一直在向他射击。

他紧了紧细腰上的裤带，裤边已磨损，把灰白的长发向后捋了捋，右脚上的鞋带快松了，他停下来把鞋带系好。他个头瘦高，而衬衫太大，裤子又太短，对了，还有那双鞋，总是出问题。

“你需要的是新衣服。”黑暗中传来女人的说话声。

他抬起头，只见说话人正斜靠在美国革命战争英雄罗尚博（注释：1725年7月1日—1807年5月10日，法国军事家，法国元帅。支持美国革命的法军将领，率领法军协助大陆军在弗吉尼亚州的约克镇击败英军）将军的雕像上。罗尚博伯爵僵硬的手指指向什么东西，斯通始终没弄明白他到底指什么。西北面是普鲁士人拜伦·斯图本的雕像，波兰人哥斯高将军的雕像则守卫着这片占地七英亩的公园东北一侧，斯通正站立于此。每每看到这些雕像，斯通脸上都会露出微笑。置身于革命者中，奥利弗·斯通感到无比快乐。

“你真的需要买新衣服了，奥利弗，”那女人边说边用手抓挠自己那张晒得黝黑的脸。“还有，头发也该理了，没错。斯通，你身上所有的东西都需要更新。”

“此话没错，”奥利弗轻声答道。“但我想，这全凭个人爱好，好在我不爱慕虚荣。”

说话的女人自称阿戴尔菲亚。奥利弗一直没能从她的口音中判断出她的国籍，但她肯定是欧洲人，或许是斯拉夫人。她用动词尤其大方，随心所欲，听起来很别扭。阿戴尔菲亚身材高挑瘦削，乌黑长发中夹杂着些许白发。她眼睛深陷、目光阴沉忧郁，嘴巴通常紧闭，但斯通有时发现阿戴尔菲亚心地善良，尽管略显勉强。很难判断她的年龄，但阿戴尔菲亚肯定比他年轻。她帐篷外那面六英尺长的独立旗帜上赫然写着：

一个胚胎就是一条生命。你若不信，就下地狱。

阿戴尔菲亚性格坦荡耿直。她眼中的生活只有黑白两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对于她而言，多色度的灰色是不存在的，然而，这座城市却似乎发明了这种灰色。奥利弗·斯通帐篷外的小牌子上只有简简单单几个字：

我需要真相

多年过去了，他竟然仍未查明真相。的确，世界上还有哪座城市比他目前所居住的城市更难让人找出真相？

“我去买咖啡，奥利弗。你要吗？我有钱。”

“不要，谢谢你，阿戴尔菲亚。我得去个地方。”

阿戴尔菲亚怒视着他。“你又要去开会？开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已不再是个年轻小伙子了，不该黑灯瞎火到处乱跑。这地方不安全。”

他看一眼荷枪实弹的哨兵。“事实上，我认为这儿挺安全。”

“你是说带枪的人多就安全？要我说，你是个疯子。”阿戴尔菲亚不耐烦地回答。

“也许你是对的，谢谢你的关心。”他客气地说。阿戴尔菲亚很想继续争论下去，她在寻找突破口。而奥利弗早就知道不能给女人这种机会。

阿戴尔菲亚对他瞠目而视，稍后离去。与此同时，奥利弗瞥了一眼自己帐篷外小牌子旁边的标牌，那上面写着：

祝世界末日愉快

斯通已很久没有见过竖起这块牌子的那位先生了。

“是的，我们的末日会愉快，难道不是吗？”他喃喃自语，突然，街对面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警察和有标记的巡逻车正在分头集结。执法人员在各个十字路口就位。街对面那扇能够抵挡一辆 M-1 型坦克的威严黑色钢制大门打开，随即从里面冲出一辆黑色雪佛兰越野车，车上的红蓝灯光闪亮炫目。

斯通立刻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于是急忙沿街向最近的十字路口走去。他用望远镜观看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车队一辆接一辆驶出那扇黑色大门，驶上十七街。行驶在这支庞大威严车队中间的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总统专用豪华轿车。

这是一款用最新航天及通信技术打造的凯迪拉克 DTS 型豪华轿车，车内配备能够轻松容纳六个人的座位，自动感应式靠椅，一个隐藏式折叠桌面，木纹饰板，尽显尊贵的蓝色皮革。这款大型豪华轿车是全封闭式的，配备内部供氧系统，一旦车外氧气不达标，车内会自动供氧。后排座位的正中、后车门里外都镶嵌着总统印章。车子右前端是美国国旗，左侧则是总统标识旗帜，表明美国总统就在车上。

这辆车的外壳用防弹钢板打造而成，车窗则是厚如电话簿的聚碳酸酯玻璃，任何子弹都无法穿透。四个轮胎具有自愈性，双零车牌耀眼夺目。这辆车虽然耗油量巨大，但其一千万美元的造价却包括一台环绕立体声十碟 CD。遗憾的是，想讨便宜的人休想讨取折扣。人们亲切地称其为“野兽”。这辆总统专用豪华轿车只有两个缺点：它既不能飞行也无法航行。

“野兽”里面的灯亮了，斯通见那人在审阅文件，毫无疑问，都是极其重要的文件。那人旁边还坐着一位绅士。斯通忍俊不禁。特工们对开灯一定很恼火。因为即便车身是厚重的盔甲，有防弹玻璃，你也不该让自己成为轻易锁定的目标。

豪华轿车放慢速度驶过十字路口，这时车里面的人朝他这边看过来，斯通不免有些紧张。美国总统詹姆斯·H·布伦南的目光与主张阴谋论的斯通的目光对视片刻。总统扮了个鬼脸，还说了句什么。他旁边的人立即关上灯。斯通又笑了。是的，我会永远守在这里，比你们俩在位的时间都长。

坐在总统身边的人斯通也很熟悉。他就是所谓的情报沙皇——卡特·格雷。新近获得的内阁级新职位让他把五百亿美元的预算和全美十五个情报部门十二万名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牢牢玩于股掌之中。他的管辖范围包括特工卫星平台、国家安全局密码技术、国防部情报局，甚至还包括老资格的中情局。格雷曾任中情局局长。显然，中情局的人都以为格雷会尊重他们，偏向他们。可是格雷对他们既不尊重也不偏向。格雷也曾担任前国防部长，有人据此推测他会对

五角大楼表示忠诚，因为情报部门所赚取的每一美元中有八美分被五角大楼榨取。这种推测最终证明也是错误的。格雷对两家的内幕了如指掌，因此利用这一点来迫使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对他唯命是从。

斯通不相信，一个人，一个难免犯错误的人应该如此大权在握，而像卡特·格雷这样的人更不应该如此。几十年前，斯通就对此人了解至深，但卡特·格雷现在肯定认不出他这位老朋友。要是在几年前，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对吧，格雷先生？

手中的望远镜突然被夺走，斯通注视着眼前一名身着军装、手持机关枪的哨兵。

“你又用这东西看人家，斯通，他们走了，你明白吗？要不是我们知道你这人还不错，你的望远镜早就给没收了。”哨兵把那款老式望远镜往斯通手里一塞，走开了。

“我只是在行使宪法赋予我的权利，长官。”斯通压低嗓门回答，知道哨兵听不见。他迅速把望远镜塞回包里，退回到树下的阴影中。斯通再次提醒自己，不该与携带自动武器、毫无幽默感的人争辩。他长长地嘘了口气。每一天他都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他返回帐篷，打开帆布背包，借着手电筒的光阅读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贴在日记本里的系列报道。这些报道记载了卡特·格雷和布伦南总统的活动：其中一头版头条这样写道，“情报沙皇再次出击”，另一条上写着“布伦南和卡特强强联手”。

一切发生得太快，令人猝不及防。几经挫折，国会显然认识到了美国情报部门的重要性，随即寄全部信任于卡特·格雷一身。身为总统情报顾问，卡特负责国家情报中心。情报中心的法定使命是保护国民免遭来自国内外的袭击。不惜一切保证安全或许是该使命不成的主要内容。

然而，卡特上任初期的表现却与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履历相去甚远：几个大都市发生的一系列自杀性爆炸造成巨大伤亡，两起刺杀来访外国政要事件，以及一起直接针对白宫的袭击未遂事件。尽管国会要求卡特引咎辞职，废除其情报顾问权力的呼声很高，但他一直以来得到总统的支持。如果把华盛顿的权位与自然灾害相比较，总统的权力是飓风与地震的总和。

后来，局势逐渐有所好转。几起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计划被粉碎。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要么被杀，要么被俘。长期以来美国情报部门无法捣毁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但他们最终开始从其内部打击敌人，摧毁其袭击美国及其盟国的力量。功劳大都归于卡特，无人对此大惊小怪。

斯通看看表。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可是，到约定地点路途遥远，通常，不论去哪儿，他都是步行，而今天他双腿疲惫不堪。他离开帐篷，翻了翻钱包，里面空空如也。

这时他注意到了那个行人，便立即跟了上去。那人举起手，一辆出租车开过来，停在路边。斯通加快步伐，那人刚一上车，斯通随即赶到。他垂下眼睑，伸出手说：“能给我几个零钱吗？先生。就几块钱。”斯通说话的口气圆滑且不失恭敬，以便让对方采取一种慷慨大方的姿态，假如他愿意的话。就慷慨一点吧，斯通如此期盼。路途太远。

那人迟疑片刻，终于上了钩，他微笑着伸手去掏钱包。望着手心里一张挺括的二十美元钞票，斯通瞠目结舌。

“上帝保佑你。”斯通说着，攥紧那张钞票。

斯通飞快朝附近一家酒店的出租车站走去。如若在往常，他会搭乘公交车，但是有了这二十美元，他想换换口味。捋顺零乱的长发，整好同样乱七八糟的胡子，斯通走近排在最前面的出租车。

一见是他，出租车司机立即锁上车门，冲他大吼一声：“滚开！”

斯通举起那张二十美元的钞票，透过半启的车窗说：“你们的服务规则不允许你歧视人。”

出租司机的表情明摆着，只要他愿意，谁都可以歧视，但他的眼睛却贪婪地盯着钞票。“你说得对，我是看不起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补充一句，略显怀疑。“我以为你们这种人都是疯子。”

“我可算不上是疯子，而且我也有家，”斯通答道，“不过，只是运气不佳而已。”

“大家不都一样吗？”司机开了门，斯通迅速上车，把目的地告诉司机。

“我看见总统今晚出动了，”出租司机说，“真酷啊。”

“是啊，挺神气的。”斯通敷衍道。他从后视镜里朝白宫方向看了一眼，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称那地方为家可真有意思。

第二章

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沿两侧树木繁茂的单行道行驶，最后缓缓驶上一条石子铺成的岔路，继续行驶一百英尺后停了下来。泰勒·莱茵克从驾驶员一侧下来，此人二十八岁，金发，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从客座上下来的是沃伦·彼得斯，他三十出头，身高不足五英尺七，水桶腰，头发稀疏呈褐色。莱茵克打开后备厢，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人呈胎儿抱体状躺在里面，手脚被胶带紧捆着。他身穿蓝色牛仔裤，华盛顿红肤牌夹克衫。一块厚布堵在嘴巴上，身体下面铺了张塑料防水油布。但是，与大多数捆放在汽车后备厢里的人所不同的是，此人尽管看上去毫无生气，但还活着。两个人拎着塑料油布将他抬出后备厢，放在地上。

“我之前已经侦察过了，泰勒，”彼得斯说。“那地方虽然远了点儿，但位置最佳。咱们用油布把他抬过去。这样他身上就不会留有我们的痕迹。”

“对，”莱茵克答道，两眼疲惫地看着那片陡峭、崎岖不平的地形。“咱们慢慢来吧。”

他们小心翼翼地向下走去，沿路倚在树干上歇息。幸运的是最近不曾下雨，地面踩上去很结实。即便如此，抬着人行走仍是份苦差事，一路上他们歇了好几回，胖乎乎的彼得斯累得直喘粗气。

路终于平坦了，莱茵克说：“好了，快到了。把他放下，侦察一下。”

两人从莱茵克绑在背上的行李袋里掏出夜视望远镜，对四周仔细侦察一番。

未发现异常，他们继续跋涉。十五分钟后，他们到达土路和岩石边缘。这里的水不深，好

几处能够看到从缓缓流淌的河面上突起的扁平卵石。

“好了，”彼得斯说。“就是这儿。”

莱茵克打开行李袋，取出两样东西放在地上。他在较大的那件东西旁蹲下，在其表面摸索着。过了几秒钟，他的手指摸到了要找的东西。一会儿工夫，橡皮艇就充足了气。从行李袋里取出的另一样东西是一个小型推进器，他把它装在船尾。

彼得斯说：“我们紧贴弗吉尼亚一侧走。发动机声音虽然很轻，但水的确会传声。”他递给同伴一件东西。“虽不见得要用它，但这是 GPS。”

“咱们得把他浸湿。”莱茵克给同伴指出。

“是的。我想就在岸边干。”

他们脱去鞋袜，卷起裤腿，抬着俘虏在河边松软的泥土和岩石上行走，然后下河蹚至水没膝盖的地方，把他放进温暖的水中直至其身体——而非面部——被水淹没，随即将他拉出。他们又接连重复了两次。

“这下行了。”彼得斯说着，低下头看着这个浑身湿透的男人，此时他在不知不觉中发出一丝呻吟。他们没有浸湿其面部，担心那样会惊醒他，给搬运造成困难。

他们返回到岸上，把他放入充足气的橡皮艇里。两人再次将四周仔细察看一遍，然后把小艇置入水中，爬了上去。彼得斯发动引擎，橡皮艇迅速驶入河中。他们紧贴树木林立的岸边顺流而下，大个子莱茵克蹲在俘虏身边，眼睛盯着 GPS 屏幕。

彼得斯一边驾驶橡皮艇一边说：“我宁愿找个更加隐秘的地方，但这事由不得我。好在起雾了。我看过天气预报，这一回总算给他们说准了。从这儿往下几百码，我们就能驶入一个无人的小河湾。我们在那儿等着，没有动静，再继续前进。”

“计划周全。”莱茵克答道。

小橡皮艇驶入渐渐聚拢的雾阵，两人随即陷入沉默。

第三章

阿莱克斯·福特忍住哈欠，揉揉困倦的双目。“留神，福特。”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耳塞式耳机里响起。他微微点了一下头，动作几乎无人察觉，然后又重新调整焦距。屋子里很热，好在他没穿凯夫拉尔防弹衣，穿上它犹如在身上捆个微波炉。与往常一样，连接监视器和耳塞式耳机及腕式话筒的电线引起皮肤过敏。耳塞式耳机本身更让他恼火，耳朵碰一下都疼。

他摸了摸背在肩膀上枪套里的手枪。和所有特情局特工一样，为掩饰突出的武器，他的西装胸部设计略宽。特情局最近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换成了西格.357。西格的优点在于其射击时有足够的阻滞力，而他的一些同事却对其扳机不满意，显然他们更青睐老式手枪。阿莱克斯原

本就对枪支不感兴趣，所以，用什么枪对他来说无所谓。在特情局这些年里，他掏枪的次数屈指可数，开枪更是难得。

一念至此，阿莱克斯细细回顾起自己的职业生涯。他把守过多少人口？答案清晰地镂刻在他脸上的皱纹和疲倦的眼睛里。在他的职业生涯行将结束之时，他离开总统卫队，重新分配到特情局华盛顿外勤处从事更多的调查工作，即便如此，他仍然得在门外蹲守，监视过往行人，如大海捞针一般搜寻每一个企图对其监护人进行人身伤害的犯罪分子。

今晚的保护对象是外国政要，属低级威胁评估等级。接到这项保护一位来访国家领导人的额外任务时，离下班还有一小时，真倒霉。非但不能在自己钟爱的酒吧喝一杯，反而得确保无人向这位拉托维亚总统开枪。此人要么是爱沙尼亚总统？

酒会在乔治敦四季豪华酒店举行，但到场的人并非要人，许多人是奉命而来。几个无关紧要的客人中有来自白宫的几位下级官员，几个当地有心上报的华盛顿特区政府官员和一位大腹便便的国会议员，他是某国际关系委员会会员；此人看上去对此事比阿莱克斯还要感到乏味。

过去一周，这位特情局资深特工已额外执行过三次类似社交晚会保安任务。在总统选举前的几个月里，聚会、募捐、接见等活动接踵而至。每天晚上，国会议员及其下属得出席半打类似活动，与其说是为了享用免费晚餐，不如说是为了跟选民握握手，收取几张支票，有时甚至谈论一些相关问题。只要晚会有受特情局保护的人物参加，像阿莱克斯这样的特工就得在工作了一整天后拖着疲惫的步伐前去保护他们的安全。

阿莱克斯看了一眼他今晚的搭档，一个来自华盛顿外勤处、身材高大结实的小伙子。小伙子留着海军陆战队队员式的寸头，他也是在最后一分钟接到的命令。阿莱克斯再干几年便可退休，领取联邦养老金，可是，这个小伙子还得在特情局摸爬滚打二十余年。

“辛普森又躲过去了，”小伙子低声抱怨道。“一连两次了。告诉我，楼上伺候的是什么人呀？”

阿莱克斯耸耸肩，不置可否。这种任务的好处在于它给你提供思考的时间；实际上，可以说时间绰绰有余。在这方面，特情局特工好比监狱律师：有充裕的时间反复考虑案子，捏造出一长串错综复杂的证据，暗地里保护当事人。阿莱克斯已不再关心打官司方面的事。

他看一眼手腕上的话筒，不由得苦笑起来。多年来话筒按钮不停地给他们制造麻烦。特工们抱起双臂时一不留神就会按下按钮，开启话筒，有时话筒也会莫名其妙自行开启。这时，里面便会传来有关某个时髦女郎正在附近闲逛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你就没见过她那对大奶子吧？”假如这句话每听到一次就得一百美元的话，阿莱克斯早就可以退休了。紧接着每个特工就会对着手腕上的话筒大声呼叫：“话筒打开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澄清自己并非有意炫耀，见此情景，阿莱克斯颇感滑稽。

阿莱克斯把耳机重新塞好，揉揉脖颈。他身体该部位大面积软骨因遭受过一系列损伤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颈椎也因严重外伤而植入融合器。那是他在总统卫队执行引导总统车队任务时发生的事。当时他所乘坐的卡车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小道上，突然路中间出现一头鹿，司机为躲避那头鹿猛打方向盘，结果车翻了。阿莱克斯在那场小小的翻车事故中撞断了颈椎。经过几次手术，嵌入几根细细的不锈钢丝后，他那副六英尺三的骨架几乎缩短了整整一英尺，但他

的身姿却因此而更加挺拔，因为钢丝不会打弯。身材变矮并没令他多么忐忑不安，可是，持续不断的颈椎痛却让他吃尽苦头。他本可以领取一笔残疾抚恤金，离开特情局，但他却不愿以这种方式离开。再说，他是单身又没有孩子，根本无家可归。所以，他加强锻炼，挥汗如雨，迫使自己恢复原状。做了几个月的案头工作后，他得到特情局医师允许，重返外情岗位。

如今，他已年届四十三岁。特情局特工的日常工作一向单调乏味，但他们却得时刻保持警惕。在这种环境中度过了大半生的阿莱克斯此刻在认真付度长此以往是否过于愚蠢。真见鬼，自己怎么没有培养起个人爱好。或者，至少娶个妻子。

阿莱克斯咬紧下嘴唇以减缓颈部的灼热感，一边冷眼看总统夫人往嘴巴里填肥鹅肝酱。

这叫什么任务啊！

第四章

奥利弗·斯通从出租车上下来。

临行前出租车司机不屑一顾地说：“不管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在我这里，你还是个流浪汉。”

斯通凝视远去的出租车。他对类似言论早已不再予以反驳。任人们去想吧。再说，自己的模样的确像个流浪汉。

斯通一边朝乔治敦滨水中心旁边的一个小公园走去，一边低头俯视波托马克河褐色的河水拍击堤岸。一些不乏创意的涂鸦画家在这道水泥防护堤上精心作画，全然不顾屁股下面湍急的河水。

略早一些时候，斯通背后这条高出地面的怀特波斯特公路上还有过往车辆，M街十字路口附近和威斯康星大道上也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派夜生活的繁忙景象。乔治敦有许多供那些手头阔绰或者至少有可观的信用卡消费者大肆挥霍的高档时髦场所，但斯通既无现金也无信用卡。然而夜深至此，大多数寻欢作乐者都已回家就寝。总之，华盛顿是一座早睡早起之城。

波托马克河今晚也风平浪静。定期在这一河段巡逻的警方巡逻艇已向南朝伍德罗威尔逊桥驶去。斯通认为时机很好。幸好，来的路上也没有碰到警察。这是个自由国度，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身居公墓，穿着仅比叫化子略胜一筹，又是在深夜步入富人区的人而言，自由是有限的。

斯通沿河堤走，绕过弗朗西斯司格特凯伊公园，吃力地从弗朗西斯司格特凯伊桥下穿过，最后经过著名作曲家纪念碑。斯通认为给一名早已被遗忘的词作者树碑立传有些小题大做。漆黑的夜空繁星点点、浮云片片。附近的里根国家机场近来已恢复宵禁，夜空的美丽景色没有遭到飞机尾气的破坏。但斯通见地面上浓雾升腾。很快，前方的能见度有一英尺就不错了。他正

欲接近隶属当地一家划艇俱乐部外面俗丽的建筑物，黑暗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奥利弗，是你吗？”

“是的，凯莱布。其他人都到了吗？”

一个中等个头、腹部略凸的人进入斯通的视线。凯莱布·肖身穿一套十九世纪的西装，一顶圆顶礼帽遮住满头灰色短发。一款老式怀表优雅地挂在毛背心外面。他留着长鬓角，嘴唇上蓄着一小撮修饰整齐的八字胡。

“鲁本来了，不过，嗯，他这会儿在解手。还没见弥尔顿。”凯莱布补充道。

斯通叹口气。“不足为奇。弥尔顿才华横溢，只可惜他总是心不在焉。”

鲁本来到他们身边，脸色不好。鲁本·罗德斯身高六英尺四，虽已年届六十，但身体非常健壮，一头浓密微长的深棕色卷发夹杂着些许白发，与之相配的是两腮浓密的短胡须。他穿一条脏兮兮的牛仔裤，法兰绒衬衣，脚上的鹿皮鞋已磨损。他一只手按在腰间。鲁本有肾结石。

“你应该去看医生，鲁本。”斯通恳切地说。

这个大块头男人怒视着他。“我可不愿意让人翻腾我的肠肠肚肚；在部队里受够了。所以，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情愿默默独自忍受。”

说话的当儿，弥尔顿·法布朝他们走来。突然，他停下脚步，右脚在泥里啄三下，左脚又啄两下，继而吹出一串口哨，哼哼两声。然后，他又背出一串数字，显然这对他很重要。

其他三人耐心地等待他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他们都清楚，如果打断同伴这不由自主、无法自拔的仪式，他会从头再来，那样一来，时间就太晚了。

“你好，弥尔顿。”等一连串的哼哼声及口哨声停止后，斯通说。

弥尔顿·法布抬起头，笑了。他肩上挎着一只皮背包，上身穿一件彩色针织衫，下身穿一条挺阔的卡其布裤子。他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身体单薄，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逐渐变白的金沙色头发留得很长，看上去活像个上了年纪的嬉皮士。但是，他眼睛里闪烁的顽皮神色却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小。

弥尔顿拍拍自己的背包。“我这里有好东西，奥利弗。”

“好了，咱们走吧，”鲁本说，手仍旧捂着腰。“我明天得去码头上早班。”四个人一行出发后，鲁本靠近斯通，把一些钱塞进朋友的衬衣口袋。

“你不必这样，鲁本，”斯通推辞道，“我有教会发的薪水。”

“没错！我知道你给他们拔草，擦拭墓碑，他们是不会付给你多少报酬的，尤其是给你提供了住处之后。”

“是的，但是你自己也不富裕。”

“很久以前我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也是这么帮我的。”接着他又生硬地补充一句，“看看咱们，多像一群叫花子。我们几时变得这么老？这么可怜？”

凯莱布大笑起来，弥尔顿则愣怔着，随后才明白鲁本是在开玩笑。

“暮年总是乘人不备、悄然而至，可是，一旦出现在你面前，产生的效果却一点不差。”斯通冷冰冰地说。他们一路前行，斯通则乘机仔细打量自己的每一个同伴，这些人是他多年的老相识，他们一起同甘共苦、同舟共济。

鲁本毕业于西点军校，在越战中三次立功，因此荣膺部队所能授予的所有勋章。之后，他被派往国防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实际上相当于中央情报局。然而，他最终辞去了国防情报局的职务，成为一名反战抗议示威人士，他尤其反对越战。在国家不再关注发生在东南亚的那次“小规模冲突”之后，鲁本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在英国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返回美国。回国后，大量吸食毒品、自暴自弃使他几近穷途末路。幸好他遇到了斯通，是斯通帮助他改邪归正。鲁本目前受雇于一家仓储公司，在那儿当搬运工，锻炼肌肉而非大脑。

凯莱布·肖获得过政治学和十八世纪文学双学位，尽管他放荡不羁的天性只能在十九世纪的时尚中找到慰藉。和鲁本一样，他是越战时期反战积极分子，因为他在越战中失去了哥哥。凯莱布还就水门事件对政府提出过尖锐批评，因为水门事件使国家最后一丝政治清白荡然无存。尽管他才华横溢，但其乖戾的个性早已将他排除在主流学术之外。目前，他在国会图书馆珍本图书特藏部工作。他在申请这个职位时没有将他在该组织的身份写进个人简历。联邦政府不允许人们与在半夜三更聚会、主张阴谋论的集团有染。

弥尔顿·法布的聪明才智或许在其他成员的总和之上，即使他常常忘记饮食，以为在法国要住巴黎希尔顿饭店，而且相信只要他拥有一张自动提款机卡就有钱花。他是个神童，生来就会心算，能把一大堆数字在脑子里加起来，而且记忆力非常精确——对读过或看过的东西过目不忘。他的父母曾在一家旅游嘉年华马戏团工作过，弥尔顿是其中最受欢迎的杂耍演员，心算速度比计算器还快，而且能将给他过目过的任何一本书中的段落倒背如流，绝不出差错。

几年后，他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完成了硕士学业，受聘于国家卫生署。让他无法过上幸福生活的唯一障碍是他患有日趋恶化的强迫症以及严重的偏执狂综合症。或许这两种疾病源于他在嘉年华马戏团度过的异样童年。不幸的是，这两个孪生恶魔往往会在不恰当的时候发作。几十年前，他因给美国总统寄过一封恐吓信而受到特情局调查，不久，他在国家卫生署的工作生涯宣告结束。

斯通第一次遇见弥尔顿是在一家精神病院。当时斯通在那儿当护理员，而弥尔顿是病人。弥尔顿住院后，父母就去世了，身后未给他留下分文。斯通渐渐了解到弥尔顿智力超常，于是劝说他这位困顿潦倒的朋友参加电视台的“风险游戏”节目（注释：美国知名日间问答节目）。弥尔顿获得了上这档节目的资格，经过治疗，他的强迫症及其他病症暂时得以控制。结果他过五关斩六将打败所有参赛选手，因此发了一笔小财。现在他拥有一家网络设计公司，生意兴隆。

他们走近河边，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旧垃圾场。在垃圾场不远处是一大片零乱不堪的灌木丛，一半在河里。四个人设法从灌木丛里拖出一条锈迹斑斑的橇摇船，这条船看上去几乎无法航行。但他们没有被吓倒，而是纷纷脱去鞋袜，塞进各自的包里，把船推下河，然后上船。他们轮流摇橹，其中鲁本摇的时间最长、最卖力。

水面上凉风习习，乔治敦以及再往南去的华盛顿灯火辉煌，引人入胜。但是，随着雾气的渐渐侵袭，远处的灯光越来越暗淡。斯通坐在船头，心想华盛顿的确有许多令人心怡的地方。没错，是有许多令人心怡的地方，但可恨之处更多。

“警方巡逻艇在上游，快到十四街桥了，”凯莱布报告说，“他们在按新的时间表巡逻。国